



王伟的激情与超越
从50万到50亿



非常集戒

浮石◎著

这是一部很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的非同凡响的作品，畅销书作家浮石继《青瓷》《红袖》之后，以真诚、勇气和探索精神，一边深度解读旧天娱传媒从小到大、由兴至衰之谜，一边娓娓讲述王伟和他的团队的励志故事，既让你享受精彩如美剧般的刺激与快感，又让你分享其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与真知灼见……

编辑手札

东方出版社

非常集戒

浮石◎著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刘 恋

责任编辑:刘 恋

装帧设计:周基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媒·戒/浮石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60-3388-6

I. 非… II. 浮… III. 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012 号

非常媒·戒

FEICHANG MEI JIE

浮石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90千字

ISBN 978-7-5060-3388-6 定价:3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成功其实很简单

史玉柱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 and 时代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对于从零起步甚至从负数起步的人也能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并让他最终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许许多多具有发财致富梦想的人实实在在的天堂。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要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基本上可能性比较小,但在中国,只要你足够执著、诚信、勇于承担责任,你就完全有可能成功,一言以蔽之,你可以“赢在中国”。

在很多人埋怨机会不均等的时候,王伟在努力奋斗,这是他的励志故事很容易在“草根”阶层中找到共鸣的原因,他离我们大家如此之近,使他的成功经历变得每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学习与模仿。同时,王伟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勇于突破体制的桎梏与传统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也算是一种冒险。因为人一旦脱离过去的常态与常规,并有可能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你不曾认为是困难的困难,很多人会承受不了压力,就放弃了,这样的人缺乏坚韧与隐忍,一定是不能成功的。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坚持的人更有可能比一般人走得更快和更远。

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了三代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以大邱庄禹作敏、邱二村陈银儿,以及步鑫生、马胜利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时至今日,他们有的因违法进了监狱,其他的也大多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联想、海尔、方正、华为等企业管理者为代表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以低成本制造优势参与了全球产业分工,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上世纪末,随着新的商业模式不断产生,催生了以沈南鹏、陈天桥、江南春、马云、李彦宏等第三代民营企业家,他们赢在商业模式的创意性与前瞻性,主要取决于他的商业模式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纵观这三代企业家,除了时势造英雄的外界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内因则是他们内心强大的驱动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大理想大抱负的人。

从所拥有的财富与知名度上来讲,王伟暂时还不能跟上面提到的那些企业家相比。但我愿意给他祝福,因为他的想做大事、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激情,

没有停留在脑袋腾云驾雾的理想主义状态,不是没有底气的瞎折腾,而是在一边做梦一边做事,在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为了心中的理想,王伟可以不要命地吃苦,“不要脸”地坚韧,他的勤奋与对事业的热爱成正比,在我看来,这是他总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成功的关键因素。

书里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跨行业资源整合”,这是有近十年媒体从业经验与企业运作实践的王伟的“新媒体”与“新活动”。我是专注于做保健品和网络游戏两个行业,并发誓不再涉足第三行业,这是我从自己的惨痛教训中获得的做事原则。王伟则是从他的行业出发,不断地向外拓展疆土,用他熟悉的行业去与他陌生的领域对接,做节会经济直到将要做的篮球 B1,给人的感觉总是在另辟蹊径,并且总能获得“1 + 1 > 2”的效益。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是很意思的。我推销的是我的产品,王伟推销的是他个人。尽管如此,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是相通的:我们从来不贸然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此其一;其二,一个企业可以颠覆常理,但这种颠覆必须建立在证据和逻辑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与其盲目地藐视规则,不如反转大众的经济学常识、创造新的规则。这可能来源于我们相似的经历: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就读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做过三年的农村调查,而王伟也是学理工科的,在电视台做过多年的收视率分析。数学的抽象思维往往能够训练一个人的逻辑性,统计工作则能锻炼人吃苦耐劳、不怕烦琐的调查精神,这使我们相信运气,但决不依赖与迷信运气。这是企望成功者必须丢掉的第一个幻想,商业成功没有偶然因素,很多人看到了别人的高分成绩单,却没有看到别人底下做功课时的刻苦努力。

我愿意再说一遍,成功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只要选定的目标具有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性(即使暂时还不被别人完全理解),并为此不懈努力,就一定有收获,成功其实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得避免总是一个人战斗。做销售和做活动,都必须注重团队的协作精神与执行力,在管理上,也都必须非常实在,注重细节,讲究非常严格的流程。我很欣慰王伟和他的团队具有这种素质,在此基础上,他们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与了解市场,对目标消费者予以充分的尊重,并对其潜在的需求予以开发与引导,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这种尊重与互动是实现双赢的核心与根本。

《非常媒·戒》是一本结合天娱传媒的不完全企业史解读王伟的书,在王伟还没有把他手头的篮球 B1 完全做成功之前,他还只是一只价值有待充分挖掘的潜力股,因此,这本书或王伟的经历,还称不上一个高高在上的财富传奇,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创业神话,这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和平凡的团队、不断自我超越的不平凡的奋斗故事。

当然,这本书说的远不止这些。

王伟在很多方面和我有相似度,但这不是我为《非常媒·戒》写点什么的理由。对我来说,替别人的书写推荐文章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但是,因为《非常媒·戒》是一本很好看而且内涵丰富的书,所以,我特别希望所有渴望成功的朋友能够和我一起分享。



2008年12月

400

003

序 言

我们用完中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地点在天娱公司楼下的中西餐厅。确切地说，是海南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在天娱传媒的其他人眼里，那是王伟的小王国。

王伟对秘书小李说：“用我自己的钱埋单，包括订我明天去北京的机票。”

小李把刚要转身离去的服务生叫住了，因为王伟有某家银行的VIP卡，在这家位于长沙侯家塘立交桥东北侧、名叫金牛角王的中西餐厅消费可以打折。

004

据说，在中国人眼里打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这一天是2008年6月12日，离5月12日整整一个月。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或硬凑出来的废话。

那场毫无征兆、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正常生活进程的汶川地震，恰好是从一个月前的这一时刻开始的。

王伟对秘书小李的吩咐仅仅表明，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着手准备从精神上和经济上，跟有着“中国第一传媒公司”之誉的天娱传媒公司，划清界限。

在此之前，王伟与天娱传媒公司（以下称天娱传媒）的关系，有三种界定方式：第一，天娱传媒两名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天娱传媒资深副总经理；第三，天娱传媒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娱传媒公司总经理。

也就是埋单前的十几分钟，有人给王伟发来了手机信息，告诉他，这些年来总是与湖南广电、天娱传媒以及超女快男如影相随的神秘博主“舞美师”，又在网上有了新的“流言”：天娱副总王伟……很可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年底出逃……欧局长要小心啊，不要反倒被人家给炒了。

这些天，王伟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中。

关于他和他的团队将从天娱传媒成建制地撤离或“叛逃”的传言，纷纷扬扬。

实际情况是，虽然这并非完全全是空穴来风，对王伟本人来说，却仍然处在犹豫和矛盾的左右摇摆之中。

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

这也是这一天我俩能够坐在一起吃饭的原因——我是他多年的朋友，而且完全是圈外人，他有很多积郁在心的话想找人说说。

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

这不是吹的，我的两本书——《青瓷》和《红袖》被誉为官商两界的写实之作，很多人知道我曾身处官商两界的江湖，并在那里剑走偏锋、左右逢源，他们相信了那些江湖传说。

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

我一边与王伟倾心交谈，一边陷入沉思。我推测，对王伟来说，事情可能已经有些失控，他无法预知这件事情最终会闹多大。他不知道当他被无数种无形的力量，挟裹着冲到对方球门区的时候，他是否能强忍着抬脚怒射。他不知道他的头儿或头儿的头儿，是否会用中国人惯有的伎俩（比如说所谓的政治智慧）把这场“兵变”消解于无形，还是像“舞美师”说的，王伟“整个团队的出走，必将引发中国传媒业的地震”？

这个体貌偏瘦，比我小了差不多一轮的少壮男人，可能因为这几天睡眠不足的原因而略显疲惫与沧桑，但给人的整体感觉仍然精致、精神。我们随后转移到了他办公室，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和他的肢体语言都是放松的，放松到随时可以非常性情地把一条腿不讲礼仪地斜跨在真皮沙发的扶手上。他对我毫不设防，语速稍快但思路清晰，笑容出现在脸上的频次仍然很高，镜片后面的眼神，因为夹杂着临阵前的亢奋、思想者的深邃和梦想者的热情，时而闪烁，时而坚定。

王伟滔滔不绝的讲述把我带到故事之中，关于天娱传媒，关于“超级女声”，关于他的团队一年几千万的活动运营业务……

那曾经是他的江湖。

我得承认，我很快就被感染进而被感动了。

我灵光一闪：何不把它写成书？

我跟王伟说了我的想法，他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微微一笑，说：“再看看吧。”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王伟的电话——书的写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我知道，王伟已被逼上梁山，看来他是真的不能不走了。

要走就要走得明明白白。

王伟需要给大家一个关于“自绝”于天娱传媒的解释。

他其实太爱天娱传媒了。

这使我给这本即将写作的书一个立意上的高度：通过王伟和他团队的励志故事，通过对天娱传媒初步的企业诊断，甚至通过王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为文

化(传媒)体制改革提供一个范例或一些参考意见。

但是,王伟是一个“叛逃”者,他在提供一些资讯的时候,恐怕很难避免视角的单一与局限,甚至一不留神就会挟带上一些个人的情绪,怎么样才能使我的写作客观公正而不偏颇?

王伟说:“古人云,君子交恶,不出恶言。如果我对天娱传媒语出不恭,也是因为对它爱之切、失望至极。何况,从我内心里来讲,我不想伤及无辜。”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凭着我四十多年的阅人经历,我认为王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的心胸就像一间四面都是门窗的房间,通风透亮。

但是,出于爱心的絮絮叨叨是不是也会让人讨厌?
比如说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

还有一点,讲天娱传媒和王伟的故事,离不开湖南广电。

而在全国已具有了很大的美誉度、以长沙马兰山为地域坐标的那个传媒王国,人员鱼龙混杂,关系盘根错节,相关人员的功过是非更是云遮雾障,为了“不出恶言”,可能会让我的书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遇着问题绕着走,因为畏首畏脚的内部自审,其立意的“矮度”和运用批判的武器时的“心太软”,将注定其穿透力将虚弱得如强弩之末。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当然,我也是个俗人,我会认为,为了写作一部不完整的企业史及其中一些人四年多的奋斗经历而身陷是非的泥潭,有点得不偿失。

因为我根本无法预测被我指名道姓的一些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需要讨骂,我不需要树敌,我需要保持自己的品牌形象与含金量。

我想王伟也是。

我问王伟,我们是否宁愿为此牺牲这本书的高度或深度?

王伟说:“那就没意思了。”他旋即一笑,补充道:“你看我像个怨妇吗?”

我知道,王伟要的不是一堆或宣泄不满或阿谀逢迎的文字,而是对事实真相的还原、对他个人激情的解读和对天娱传媒低级配置、低水平运作的“历史素描”。

可是,不入虎穴而得虎子,不蹈浑水而知其深浅,这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

我问他也问自己。

王伟沉吟片刻,放慢语速说:“我们要问责的是作为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完

全市场化、把我们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的旧机制、旧体制，而不是基于蝇头小利之得失的个人恩怨。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意义。”

这我同意。

为此，我将在写作中尽量让这本书客观厚实，让它充满了希望、光明、启迪与探索精神。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天娱传媒身上倾注了太多的青春、情感、精力与心血，因为在他和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与天娱传媒的存亡兴衰融为一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那些同样怀揣着财富的梦想与激情的企业或个人来说，至少能成为一种参照与借鉴。至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与旧机制、旧体制合而为一的人，如果不幸被我们的“流弹”击中，我将只能深表歉意。

为了使读者的阅读生动有趣，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我会更多地使用小说笔法，以使书中的人和事活色生香，与此同时，在一些节点，我会放慢思辨的脚步，做稍多一点的停顿与盘缠。从写作特点来说，这将是一本夹叙夹议的书，也将是一本“与时俱进”的书，将记录从2008年6月份开始到书稿完成这一段时间，与天娱传媒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据我所知，以天娱传媒的企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书，《非常媒·戒》是第一本，它是抛出去的石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它引来很多玉，也希望听到少数不小心被砸中脑袋的人发出一两声叫唤。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过连续多日和王伟及他的团队核心成员的对话与接触，撰写本书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奇怪的是，当呼之欲出的文字有了非常明确的指向的时候，我反而陷于了对素材取舍的矛盾之中。

这是一个投鼠忌器和分寸感的把握问题。

因此，是选择内敛的（或曰不痛不痒的）、皆大欢喜的（或曰完美）的表达，还是选择粗劣的、偏激的、偶尔露峥嵘的表达，将贯穿这本书的形成过程。

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必须尽量避开对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犯，这样一来，必将使我犹如进入了地雷阵似的小心翼翼。这里就有一个悖论，既然是纪实性作品，当然要言之凿凿，难免要花大力气“挖”出一些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事实作为证据，但是太真实的东西往往令人恐怖，至少会令那些被指名道姓的人坐立不安，我要因此而放弃吗？

当然不。

不惹事不怕事，一直是我的生活信念。当然，像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样，另外一句更著名的话，也是我的信念：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我需要事先声明的是，这本书提到的天娱传媒是被湖南卫视接管之前的天娱传媒，我称之为旧天娱，新的董事长、总经理到位之后，新天娱将出现怎样的新

气象,不在本书的考量之中。

这本书上架时,将遭遇归类的尴尬,好在作为一半是纪实、一半是论证辩驳,一半是案例、一半是励志的作品的写作者的痛苦与快乐,也就在其中了。



目录

101	新加坡“天路”项目	第一章
111	“天路”项目	第二章
121	“天路”项目	第三章
131	“天路”项目	第四章

引子 山雨欲来风满楼

141	第一节 “湖南广电高层变动,内部员工集体叛逃”	001
151	第二节 新一届“快乐男声”启动之际的“逼宫”?	005
161	第三节 谁去谁留谁 PK 谁?	011

第一章 激情年代与充满神怪气质的马兰山

171	第一节 那个王国的神:“魏风堂堂”	021
181	第二节 就这样飘来飘去: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025
191	第三节 湖南广电与达·芬奇	036

第二章 我们是老板试水时扔下的两颗棋子

201	第一节 天娱二王:爱喝酒的东北汉子和上了七年大学的本科生	042
211	第二节 天娱人的豪情有如黄浦江水汹涌澎湃滔滔不绝	049
221	第三节 屡战屡败上海滩:“丐帮帮主”的快意人生	056
231	第四节 从三百万到两万:人民币是怎样“糟蹋”掉的?	060

第三章 谁救了天娱传媒,是“超级女声”还是湖南卫视?

241	第一节 一档差一厘米就胎死腹中的节目	068
251	第二节 “超级女声”的超级媒婆	072
261	第三节 敏感的人是痛苦的	081
271	第四节 “超级女声”火暴之谜:偶然大于必然的爆炸性事件	090
281	第五节 “老外”眼里的“超级女声”	099
291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102

第四章 谁有可能搞垮旧天娱传媒?

第一节	董事长的无“奈”而治	106
第二节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艺人?	119
第三节	品牌营销:跑马圈地,一场游戏一场梦	127
第四节	小试牛刀:一个人的南岳佛教文化音乐会	135

第五章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第一节	从一百万到一千万	144
第二节	王伟的雄心或野心	151

第六章 七剑下天娱

第一节	王伟的王国:沉舟侧畔 万木逢春	160
002 第二节	“海龟”苏建华:悲愤出走 倾情回归	170
第三节	师爷谢湘林:“电视是个台”	178
第四节	做大总管的艺术:李卫有财	191
第五节	孝子或浪子:周镇的音乐人生	202
第六节	性情金涛:用真诚从张曼玉手里抢单	209
第七节	邹高峰的高峰 男儿当自强	216

第七章 快乐颂

第一节	暗夜	224
第二节	黎明	230
第三节	继往开来	239
第四节	如歌的行板	245
第五节	快意篮球 赢在 B1	251
	片面之“瓷”(后记)	258

引子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节 “湖南广电高层变动,内部员工集体叛逃”

名头很响的“舞美师”其实是个神秘人物,即使在湖南广电,也没有几个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这个有时自称“舞美妹妹”又坚称自己不是女儿身的主,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披露一些关于湖南广电高层的劲爆新闻。这些新闻有时惊人地准确,有时则纯属八卦式的瞎扯淡。

我猜想,这个始终隐身的博客写作者,在孜孜不倦地满足着世人对传媒、娱乐圈的窥探欲的同时,也一定获得了某种自娱自乐的意淫快感,所以才会如此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这是“小说”。从大里说,为中国制造快乐,必须从你快乐我也快乐做起。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舞美师的辛勤劳动,倒是不仅符合湖南广电的“快乐”精髓,而且顺应“娱乐至死”的世界风潮。

由于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我成了他的看客,与其说是为了从他的文章中求证某一事件或某一说法的真伪,不如说是为了通过阅读他的文章,捕捉湖南广电的某种气场。我承认,他的博客成了我关于湖南广电印象的众多资讯来源之一,他的另外一些八卦文章,则偶尔也会让我偷着乐一下子,使我有幸中招成为享受窥探快感中的一员。

这一节的标题就是舞美师博文的标题,由于够劲爆,我准备一字不落地借用。这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5月11日凌晨两点多钟(多么敬业的夜游神呀),全文如下:

“睡不着,对于最近广电高层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忽然想写点什么……”

“一个人应该怀有梦想,一个人工作,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拿我自己来说,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传媒事业的电视人是我的梦想。我原在××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但是,生存的需要也影响着我对梦想的实践。很多人做电视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做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栏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是考虑为中国的传媒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在梦想与生存压力面前,我肯定是会选择梦想的,意思就是如果让我做一档能够影响到文

化层面的节目,我宁愿不要一分钱。

“但是落到实际上,我却还是因为娱乐频道没钱、女性频道工资不高而离开了他们。这并不是我放弃梦想,而是因为那里暂时还不能实现我的梦想,既然不能实现梦想,钱又少,所以我离开了,但我离开了,并不代表我放弃了梦想。

“说了这么大大一段话,原因是因为近期娱乐频道的变动给我的影响很大。很久以前,廖爹的离开、演艺事业部的解散等等娱乐频道的变动,当时我就觉得娱乐走了这么多人,很可惜。而最近,以前演艺事业部的同事们集体辞职了,则对我的震动最大。

“辞职为首的是杰哥。他本来是演艺事业部的主任,演艺事业部解散以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人。虽说还是主任,但没有什么事做,这种状态对他来说肯定不爽。于是他率领原来演艺事业部的一帮人集体辞职了,令我吃惊的是,陈导也辞职了,跟他们一起搞了一个公司。陈导和杰哥,包括以前的廖爹,都是当年娱乐频道最辉煌的时候的中流砥柱,现在他们纷纷走了,我很难想象现在的娱乐频道的节目制作实力。有人说他们的出走,是因为魏文彬下来了欧阳常林上去了,但我知道,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钱。

“以前娱乐频道,他们就常常抱怨工资少,他们的能力自然是有目共睹,随便去家私人的演艺公司或传媒公司,工资绝对比在娱乐频道的高得多。在电视台,累得死,钱又少,他们现在自己开公司,凭借他们的实力和关系,赚的钱绝对比在娱乐频道做事多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

“在我看来,如果走一个人,自然很正确,因为外面做事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好。可是他们是一帮人集体出走,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对娱乐频道是什么影响呢?娱乐频道现在本来就是江河日下,又走了一批资深的老员工,我真不知道张总对于这个事会怎么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急死去,但细细想来,急又有什么办法呢?娱乐频道又不能给他们更好的待遇,何必又要阻止他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呢?

“外人看起来电视行业的人都很风光,其实不是,真正做事的人,拿的钱少工作又累。我记得张一蓓(“越策越开心”的黄小鸭的配音)曾经跟我说过,“做电视,退可养家糊口,进可扬名立万”。言外之意就是,做电视做得好,也只是扬名立万,而不能发大财。说到张一蓓,又不得不说她率领越策团队出走的事了,“越策”的出走,更绝,集体电话关机。张一蓓出走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所以也不太清楚地出走的具体原因,不过我想,肯定还是待遇问题。“越策”是湖南一个相当成功的节目,张一蓓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团队的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可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节目,主创人员的工资也就几千,跟他们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不

成正比。张一蓓他们去的是海南,我相信海南开给他们的条件肯定相当优越,比经视优越得多。

“说到这里,又扯到了更深层次的话题,张一蓓为什么去海南,是因为丁晖在那里做广电总局的局长。丁晖我接触不深,但挺佩服他,以前是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后来去了海南。至于为什么去海南,坊间流传是其在湖南广电不能上位而去的,而他是魏系。湖南广电很多人都是魏系,魏文彬的退休欧阳常林上台正是湖南广电很多人出走的原因。关于这些,我不想多说,因为这不是我所能讨论的,我只能说广电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一样,也是很深很复杂,甚至更复杂。

“丁晖的出走,本来就带走了一批人,我这篇文章想讨论的就是这些人出走对湖南广电的影响。上面说到陈导、杰哥他们带人出走对于娱乐频道的影响很大,而张一蓓她们的出走肯定对经视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丁晖带了一帮人去,自然是对湖南广电的影响相当大,人才流失一直是湖南广电一块心病,我觉得根源很简单,就是湖南广电培养出了一大批能人,却不能给予他们价值所匹配的酬劳。而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方的高收入自然吸引他们过去。湖南广电第一次的人才流失应该是梁瑞平、周石星(华娱卫视台长)他们,让他们离开的关键因素就是外地优厚的待遇。

“第二次恐怕就是龙丹妮的离开,而龙丹妮的离开并不是因为钱,我觉得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梦想的实现。当时龙丹妮在经视怎么努力所影响到的也只是湖南观众,而她的实力并不比超女的制作团队差。廖爹、夏青他们因为传播平台的优势而获得了比龙丹妮更有影响力的成功,所以龙丹妮才决定去东方卫视,我觉得她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电视梦想。

“第三次的人才流失应该就是这次欧阳常林上台所带来的人事变动,这次人才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待遇,肯定存在着派系斗争的问题。

“我觉得,解决湖南广电人才流失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市场化,让那些劳动者们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价值。像凤凰卫视,老员工都可以获得股份,他们的努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所以他们很少有人跳槽,如果湖南广电不是这样,很难束缚住那些有才能的人。

“刚才说不知道张总会不会对娱乐频道的人才流失着急。张总很可能成为湖南电视台的台长,呵呵,可能张华立现在想的不是如何留住那些人才,而是怎么当上台长吧!玩笑玩笑。”

对于不熟悉湖南广电圈子(它们有另外一个很响的名头,叫“电视湘军”)的人来说,上面提到的一些人物也许会让读者如坠雾里云中,不过,不用太着急,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在我们的书里间歇出现。比如说前湖南广电局局长、现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魏文彬,现湖南广电局局长欧阳常林,著名电视节目策划人龙丹妮,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以及与“超级女声”如影随形的夏青等等。

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娱乐频道就是旧天娱传媒公司的大东家,他们一直坚称是他们打造了“超级男声”和“超级女声”,当然,这本书的“男一号”王伟就来自于那里。

舞美师发表这篇博客的时候,魏文彬与欧阳常林的权力交接确实刚刚完成不久,这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诱导,即“湖南广电高层变动”成了“内部员工集体叛逃”的直接原因。

如果不是为了博取上位的虚张声势,窃以为这种“归因”的动机便大大地值得怀疑,因为它对魏文彬已毫无意义,对欧阳常林却很有压力,对广电的员工则等于播撒了一大片人心浮动的种子。

不过,我同时也得承认,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性思维,领导易主引发下面各管理层的重新排列组合,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庆幸的是,王伟并没有在上述文字中出现。他这时候的确切身份有如下两个,旧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和海南天娱传媒总经理。

明眼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两点:第一,副总经理之前值得玩味的“资深”二字;第二,他与湖南广电的最高权力之间的级差。

王伟幸免于成为“叛逃”大军中的一员的日子似乎仅仅保持了一天。

2008年5月12日下午,王伟返回长沙,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他受匈牙利国家旅游局邀请,考察其旅游项目并拟在中国推广。

就在这一天,湖南省会最有名的纸媒之一《长沙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任职天娱总经理,龙丹妮打造‘后选秀时代’”的报道。我决定拣紧要处摘录如下:

湖南卫视金牌制作人、“快乐男声”总导演龙丹妮即将离开湖南卫视。昨日记者从天娱公司获悉,龙丹妮即将加盟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一职,全盘接管天娱的工作业务。这将意味着龙丹妮走马上任后将全力打造旗下超女、快男的演艺道路,欲开创出一片“后选秀时代”。

此前,由于天娱公司的总经理一职长期悬空,王鹏担任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一职。对于跳槽到天娱任总经理一事,龙丹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是有这么一说,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消息没有对外公布,所以不方便透露更多。”

这两年,天娱方面在成功造星之外,艺人的频频解约也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龙丹妮担任天娱总经理后,将全盘接管天娱在全国的所有工作业务,原本大小事务一手抓的王鹏将继续担任天娱传媒董事长一职,而龙丹妮除了规划旗